

花溪

情感丛书

清洁

丛虫 著

爱如暗夜中的花朵，
没等开放，
已经凋零。
因为知道这样的结果，
所以更加努力盛放，
如此无望，无辜，无助。



珠海出版社

花溪
情感丛书

清洁

从虫 著

爱如暗夜中的花朵，
没等开放，
已经凋零。
因为知道这样的结果，
所以更加努力盛放，
如此无望，无辜，无助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洁 / 丛虫著. —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6.4
ISBN 7-80689-526-4

I.清... II.丛... III.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070 号

清 洁

作 者 丛 虫
终 审 雷良波
策 划 花溪杂志社
责任编辑 曹 琨
统 稿 吴晓敏
装帧设计 尹鸿炜 刘晓文
内文制作 吴志坚 王 茜
封面插图 林雪玲
内文插图 谢馥年 陈 莉 郑宇翔 林雪玲 麦子 郑洁文 卡 伊

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
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电 话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
网 址 www.zhcb.net
邮 箱 zhcb@zhcb.net

印 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mm 1/32
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89-526-4/I · 613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爱

像所有的爱，爱存在于歌词里面：你还记得吗，记忆中的炎夏……

作为书写爱情的人，作家丛虫一直反复执著于对美好的爱的歌颂，对失去的爱的哀痛，对得不到的爱的痛惜，对错过的爱的伤怀——这样的书写，其实是一种对自我的折磨。如果不是你自己那样去爱过，你又如何知道爱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作为一个作家，该如何去表达、叙述、煽情，再打动读者的心呢？

当然，真实的丛虫，与小说里的女主人公，是那样的截然不同。她平静如水，淡定自若，她肯定地明白地说：我就是个写字的人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爱，不是我。

言情小说的技巧，并不是人人都能把握得那么得当。过了，就落于俗套。不够，又不能撩人心弦。在我们经历了张爱玲、张恨水、亦舒、李碧华等的言情时代，如今还仅存的能把爱情故事写得动听又好看的人，到底还剩下几个？丛虫的爱情小说，有时候真的让你恍惚以为，这些虚幻的爱情年代以及梦幻般的恋爱情景——它还是存在的，存在于青春年少时，存在于寂寞彷徨时，存在于时过境迁时。

就让爱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吧，就算你不再那么渴望，不再那么相信，不再苦苦等待……在丛虫的悲欢世界里，爱之疼痛与爱之美好，都同样能够将你击倒在地。

甘薇



CONTENTS



006-035 婚礼

036-059 簪魅



060-075 探戈

076-091 暗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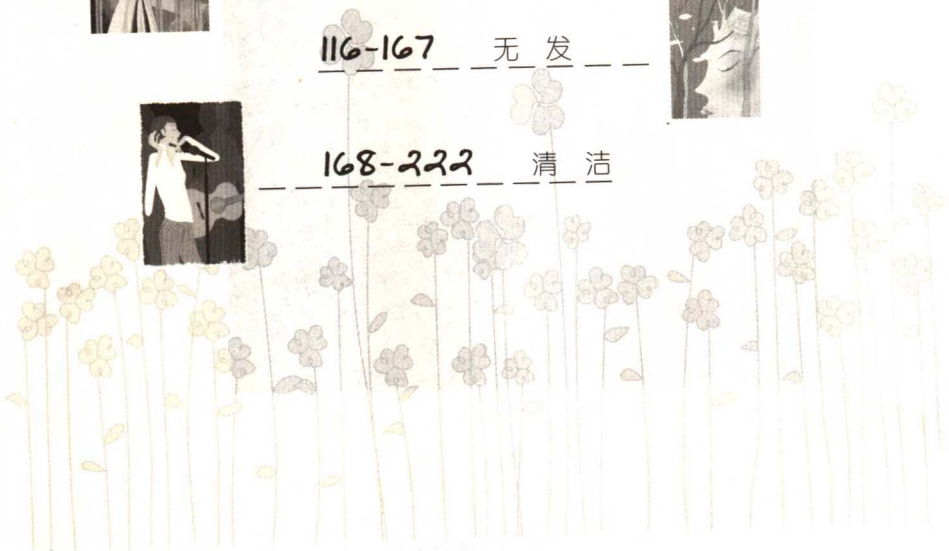


092-115 Baby Lover

116-167 无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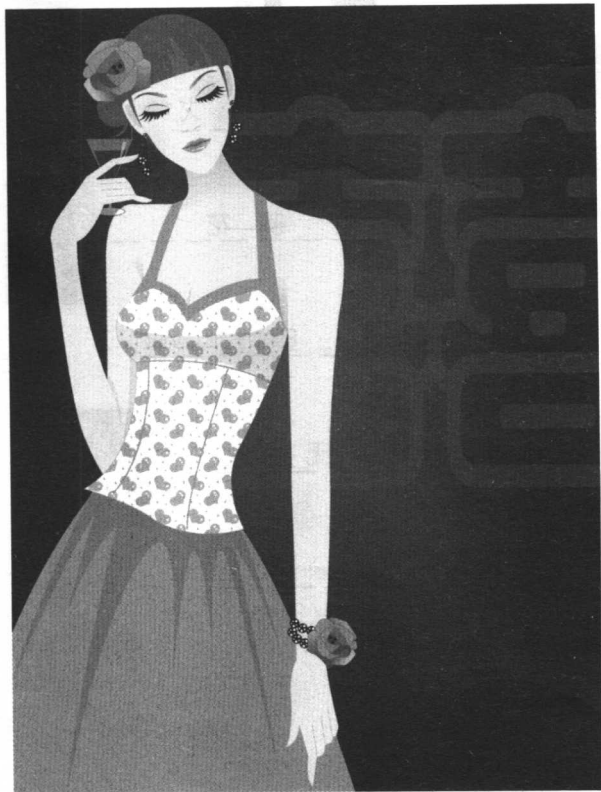


168-222 清洁



我们迷恋的，是得不到的东西，因此
每个人都爱得无望。

婚礼



凌晨5点

猝然惊醒。

在被子的缠裹中笔直地把身体拔出来，空气犹如初下游泳池时的水，一阵不动声色的凉意，直激到皮肤上来。

乳白色窗帘外，朦胧的灰紫色天空一径蔓延开去。呆呆地想起，这样的时刻，我曾经和阿庄共同看过日出，在海边，潮来潮去，天地一派苍茫中靠住男人温暖臂膀，觉得无比安全。

在他耳畔，我说：我们是可以白头到老的，对不对？

他揽过我说：容易，我们一同去漂白头发即可。

我两手用力，把他一推，四脚朝天翻在沙滩上。

两个人的笑声中，一轮红日喷薄而出。

这一幕有如心头一根刺，拔不出，有事没事还要自己碰一下，懊恼疼痛，不在话下。所谓爱情，耗费了太多时间，爱与不爱且另说，单就那些时间来讲，也不由人不心生惆怅。

倒头下去继续睡，睡不着，耳边有涛声阵阵。

再坐起来，痛骂自己是白痴，与男友分手将近两年后，还不得不接受自己没有彻底忘记他的事实，还得将纸巾盒推落在地，以免再次情绪失控流出眼泪。

不，我不能哭。

今朝不同往日，我们大老板千金出嫁的大好日子，我是翠茜公主钦点的两位伴娘之一，同时还是本公司堂堂公关经理，本次婚礼总策划，这场大秀即将轰轰烈烈惊动本市，成为各种花边新闻的源头。

就在今天。

因为这些原因，26岁的本人，詹妮弗林，林洁伊，不能像任何一个26岁的失恋女子一样，随时随地有权放声痛哭。

即使是新娘，在今天也不可以有任性的行为。

何况，新娘不是我。

当然新郎也并不是阿庄。

阿庄是创业狂，为了他的小破公司宁愿跟我分手，所以我相信，这小子即使是真有这样做了现成驸马的狗屎运，也会弃之不顾。

嘿，实际上谁知道呢。男人总是自以为是，而且态度死硬不愿意承认错误。谁能有罗伯特那样的运气，现成儿地做了本公司驸马爷。平民如草芥，仍然是要苦苦挣扎。像我，能屈能伸，一早学会说：是是是，好好好，我马上重新改过。

不然怎么能升得这么快。

咳，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都是猛夸自己，长此以往，注定变成自大狂。

话说回头，成功人士有几个不是自大狂？

哈哈哈，你算成功人士？

我一边做柔软体操一边跟自己说话，自娱自乐，颇不寂寞。

寂寞不被自己承认时，会就势转化成三八兮兮神经粗大，譬如我，就是最好例子。

6点钟

一边放热水，一边把客厅卧室仔细打扫整理一遍，要保证进浴室之前，我的视野中洁净无尘。我用这个办法来督促自己不变懒惰，一向都很有效。

洗干净头发，倒一大把营养精华素在手心，细细涂抹，戴上浴帽，点燃香蜡，挑一张潘越云的CD放到中等音量，接着做三节柔软体操，一二一二，直到全身微微地出了一点汗，再躺进浴盆。

然后，开始把面膜，颈膜，手膜，一张张贴上去。

毕业3年来我养成的好习惯，每遇大事必然早起，细细准备好每个环节。沐浴熏香，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。

为了这个婚礼我已经早起了足足两个星期，今天我惟一要准备好的，是我自己。

本来我昨天还打如意算盘，想今天睡个懒觉直到下午3点，礼服首饰看也不看，套在身上就出去算数。

谁知道，作息已经成为惯性，还照军训一样自我折磨。

香熏精油，浴盐，香蜡，馥郁的香气叫人飘飘然，仿佛身在花丛，当然，心里知道其实不是的。都市中人除非开一片花店能实现这一梦想，否则的话，只好拿代用品骗骗自己。

连今天的婚礼也不过如此。

翠茜秋波一转，说：罗伯特？噢，不要以为我是真的爱他，嫁人跟恋爱根本是两个概念不是？詹妮弗，真没想到你这么一个人还有这点天真。

她咯咯地笑起来，我只好赔笑，嘴角像被看不见的手指拉起来般。明明是皮笑肉不笑，也练习得渐臻佳境。

谁敢问这句不识相的话：不爱，为什么嫁他？

潘越云那把嗓子丝线一样地曲折进来，一遍遍地问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／你为什么不说话……

问得千回百转荡气回肠。

我戴着各式各样的膜类，一张脸全副武装，好似白骨精再世，只有嘴唇喃喃而动：不是不是不是。

如果是的话，不必你这样苦苦追问。既然这样凄楚地问出了口，显然，他仍有别的选择。

别的女人对手不过是女人，我与众不同，对手是阿庄的公司，我说是草台班子他说是事业。因此不理我不约会我动辄冷落讽刺打击我，他忙是理应如此，我忙是招蜂引蝶。

吵过108回，我激愤之下终于灰心，事业，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。

他说洁伊，就算发怒也请你不要修改名言，听起来不伦不类。

我的耐心在那一刻丧失殆尽，于是叫他去死。

他没有死只是走了，从此我不接他任何电话见了以后也当他是透明。

身为一个号称爱我并且有事业心的男人，阿庄消失在3个月后。

我咬牙切齿发毒誓说忘记他。

但终于还是没有，直到今天。

7点20分

沐浴过后，揭下重重叠叠的各种膜类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镜子中的自己，皮肤白暂湿润，头发乌黑柔软，黑眼圈成功地消退到只剩一点影子。

打个飞吻给镜子：一切OK，可以出发。

套上淡青灰直身裙，搭配银灰色的鞋子和手包，宝姿加阿曼尼，不出彩也不至出错。或许这身打扮带点风尘气，但是，人在江湖，可不就是如此。

事实上区区白领并不必在着装上力争上游，若每季都跑去买LV的新品，我只怕会被账单吓得吐血而死。

饶是这样阿庄还要说我爱慕虚荣，说我再也不复大学时代的少女清纯。

我说祝你下一任女朋友可以清纯到100岁，儿孙满堂还要牛仔T恤扎一马尾辫捍卫少女的荣誉。

清纯！

我作喝闷酒状，咕嘟嘟一口气把牛奶麦片喝了个干净。

想当初，罗伯特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何尝没有赞过我清纯。

彼时他刚升做部门副经理，芝麻大小官儿，手下只得我一头牛马，还是刚从大学里出来的新鲜人，倒真是不折不扣地牛仔T恤扎马尾辫打扮，心里有什么都写在脸上，被人踩死了还茫然四顾，不知道在哪里翻的船。

我回头看只发现愚蠢，而男人们说这是清纯，夫复何言？

幸好林浩伊痛定思痛，苦练72变，吃一堑长一智修为一日千里，很快就学得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欲擒故纵诸多大法，詹妮弗林跟罗伯特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也就跟清纯派掌门人阿庄越来越疏远。

一次与客户签约成功，我们在酒吧里击掌庆祝，那英俊老外就势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右手，说：詹妮弗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缺点是太迷人了，会鼓励男人犯错误的。

我并无面上绯红心跳如鼓，也并没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。

我只是仰头看牢他，笑一笑，停顿片刻，才轻轻夺回自己的手，端起一杯矿泉水，在他的酒杯上碰出响亮的一声。

这一招委婉拒绝，以柔克刚，分寸感超强。

我不知道阿庄在角落里目睹这一切，事实上即使没有这回事，我们原则上也有太多的不同，但毕竟是有了，阿庄在提起的时候，语气生硬得掷地有声。

我诧异地问他：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他没有性骚扰我，只是握了我的手，你要我把这只手当即切下来再扔到他脸上？

阿庄不说话，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粗气，眼神给我的回答是：是的是的是的。

我自惭没有潘越云那样的嗓子，婉转地问上一声：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／你为什么不说话

只怕任谁也要当场酥倒。

可我也费尽了心思向他道歉，为他解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没有18般武艺就别想出来跑码头，而且对别人再怎样总有底线，这个底线……

他打断我：这个底线就是进了你的卧室不过没有上床。

我怒从心头起：对，有地毯就足够了！

他眼睛喷火，几次伸手又缩回，看势头是想掐死我。

我克制不住啪地一掌打在他肩上，他转头就走，我放声尖叫，他不回头。

虽然后来和好，但那始终是我们之间一条隐藏的裂痕。

或许更深的原因不过是，我，飞快地变成阿庄不认识的人。

我以为是升级，他以为是沦落。

这世界对人的认同，因男女有别而如此不同。

8点零5分

现代女郎吃得比鸟还少，做得却比驴子还多。

我已经在保持胃部不起变化的前提下，尽量喂饱了自己，天知道这一天还有多少事情在等着我。

电话打给助理苏珊，公司一大帮洋名中苏珊一枝独秀，中文名字也叫作苏珊，当时我录用她的时候，这也是理由之一。

本名洋名都一样，多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且遇到外籍客户，更显亲切好沟通。

更何况她本人是那么地让人眼前一亮，谁说找工作时年轻美丽不占上风？

最后连罗伯特见到她时都呆了一呆。

我在心里一笑，不想苏珊出去后我正准备走，他却在背后说：詹妮弗……

我停步，没有回头，因为他的声音中有太多的迷惘。

詹妮弗，她非常像你刚来公司时的样子，明亮的，清新的，像向日葵，金黄色的单纯的花……

这种办公室里突如其来的诗意，一时令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
结果还是叹口气，转过身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但是，那时你不过是副经理而我是你的助理，现在你火箭般升到副总，我沾光，主持公关部。罗伯特，你说心里话，难道你真的愿意时光倒转？

他不说话，脸上落幕一样换成公事表情。

但是我关门的时候，不知为何，似乎有细细的声音在耳边盘旋：我愿意。

除非是工作压力太大，产生幻听。

苏珊在电话那边带来的都是好消息：花车准备完毕，酒店布置准备完毕，司仪彩排顺利，流程最后检查完毕……

我说看来除了我的礼服外，一切都已经OK了。

苏珊哎哟一声叫起来：林小姐！我的老板哎，您还没去试那身礼服吗？我跟店里的维多利亚都订了……

我说是，你已经定了两周而维多利亚催了我3回了，但是我只有今天能空出时间，你有我的工作日程表，对不对？

苏珊的认真让我想起本人当年，为了一点细节上的不完美，额角上生生能急出一串亮晶晶的汗珠。

不外是年轻，期望太高，经验太少，非得被社会从身上碾过去，压成碎片，不然会跟理想主义同生共死。希望一切完美，包括爱情。

刚跟阿庄分手时我情绪低落到极点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一大批一大批的计划书方案做得犹如流水线，累得要崩溃。

不是没有回报，一年里我加薪多达3次，很快习惯刷卡刷到噼噼有声几乎冒出火花，我的上司罗伯特因为业绩突出，得以与大老板共进工作午餐。

是的，飞往杭州在湖光山色中午餐，多么奢侈。

稍后，我跟他同时升迁一级。

而老板千金，翠茜公主，在那时出现。

来的第一天，穿最难打理的白色真丝套裙，摇曳生姿，黑头发挽一个清爽的髻，一缕乌丝不经意地掉出来，更衬出皮肤光洁如玉。

在所有人的注视中，轻快地走到我的面前，嫣然一笑：詹妮弗林？我是翠茜，听说你是本公司最有创意的新秀，来，我们认识一下。

百忙中我以眼神求助罗伯特，他转过头，只做看不见。

再然后，他成为老板乘龙快婿，今天的新郎。

也许是缘分天注定，也未可知，毕竟天下的事情，是预料不到的为多。

8点40分

我到达本市最著名的婚庆礼服店，金碧辉煌的中式装修，雕梁画凤，朱红底的牌子上大书金字：红鸾喜。

喜是一个看着很累赘的双喜字，成双成对的好口彩。

礼服不仅仅是千篇一律的长袍马褂凤冠绣花鞋，玫瑰紫，湖水绿，杏子黄，孔雀蓝，最新的头纱，最闪的丝绒，最暧昧的蕾丝，最风骚的金鞋银鞋水晶鞋，你所能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礼服以及相关用品，统统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再抖个包袱给你，此店老板不是别人，正是今日新娘翠茜陛下。

本来太子女拿老爸一笔钱，打个生意幌子出去玩耍，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，但翠茜是例外，她有本事把个不中不西的礼服店做得风生水起，硬是逼着都市里的每个时髦女人都至少买上一件，不然就是落伍老土，够不上时尚中人的资格。

时间尚早，偌大的店堂只有我一位顾客，在那些花团锦簇的礼服中间，倍感凄凉。

店长维多利亚急急出来招呼我，笑容甜美：林小姐您今天气色真好，

来我们到楼上VIP试衣间去看您的礼服。

VIP试衣间专门为消费额度在5万元以上的顾客准备，翠茜提起时，我差点没咬到自己的舌尖。

她诧异地看我一眼，说这有什么，客人还不满意，有女明星要求单独为她准备一个独一无二的试衣间呢。

都市如此浮华，难怪越是奢侈的店越是财源滚滚。

花钱买服务，楼上的优雅豪华比五星级酒店更胜一筹。

第一次来时还是跟罗伯特一起，年会筹备工作初告完毕，就匆匆赶来试礼服。本次年会明星员工的礼服一概是红鸾喜的生意，这叫作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
翠茜自己就是活招牌，穿一件烟紫色软绸刺绣的袍子，趿一双同色绣花鞋，干娇百媚，活色生香。

她那时跟我已经有了些交情，一看到我就招灭了烟，起身笑迎过来。

我怎么敢当，自然跟她大表亲密，敷衍得滴水不露。

做人不是不虚伪，可不是这样的话，难道还能白眼一翻拂袖而去显示你的清高？

在帷幕后换好一件银白色大露背装，照一照觉得很满意，赤脚滑出半身，我一眼看见不当看的情景：

罗伯特与翠茜之间距离不超过5公分，一根纤纤玉指从罗伯特的鼻翼一直滑将下来，下巴，脖子，领口，胸膛……

犹豫与试探间，无限暧昧无限亲昵。

人遇险时的第一反应，都是先保护好自己，所以我一瞥后转身就回到了帷幕中。

联系平常听来的一些流言蜚语，恍然大悟，惊出半身细细的冷汗。

一刹那间，我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做，要躲得远远的，最好平地消失。我喃喃自语：詹妮弗，要镇定，这里已经没你什么事儿了。

反复地，咒语一样地念叨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试衣间中似有似无的细细香气，蚀骨穿心，而我在这巫魔一般的魅惑氛围中，渐渐心如止水。

从重重叠叠的帷幕中出来时，我已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改选一条银色水钻吊带黑色中长裙，只在下摆缀有巧妙蕾丝花边，通身无首饰，只是淡妆。

年度最佳新人总是众人目光焦点，有的痛哭流涕感谢名单长达一公里，有的得意忘形口不择言，还有热辣豪放牺牲自己娱乐大众大跳钢管舞，我让大家失望，没有丝毫的狂喜张扬，百分百低调。

新人做个阿姐款，被人说不配，我只当作听不见。

上台领奖时，各个部门同事惯例是相拥庆贺，而我刻意与罗伯特各站舞台一端，向下面挥手致意。

年假回来，上班的第一天，我提交了调换部门的申请。

罗伯特看了我一眼，没有接，淡淡地说：现在请你去换办公室，你已经是公关部经理了。

而他，成为掌管三个部门的总监，享受副总待遇。

我们从此再没有过任何公事以外的单独相处。

直到今天，罗伯特与翠茜大局已定，我才真正松了口气。

但是心里蠕动的一点不安，是什么？

9点15分

女人能在两周内减掉一寸腰围是件大事，大好事。对我是，但对那件提前定制好的礼服来说不是。

幸好提前这么多天过来试穿，原来是给出了手工修改的时间。